



哲學的社會關懷

鄔昆如

當代哲學的迷失

哲學自從成爲大學中一門專門科系之後，就漸漸地鑽進了牛角尖，而多少隱藏了它原有的真實面目，變成冷酷的、凡人不易瞭解的、深不可測的東西。哲學家在學術的面具後，也就把原來易懂的哲理，說成玄之又玄的學問。哲學與人生、哲學與社會，於是脫了節，真的成了沒有用，而且不切實際的東西。

但是，如果我們翻閱一下人類的歷史，尤其是檢查一下哲學思想史，就會發現，哲學原是關懷社會，關懷人生的學問。它絕不是當代知識論，或是形而上學所能代表的。它本身的興起和發展，都由於對人生、對人際關係的關懷而引起。

社會混亂、哲學興起

人類社會的發展，無論是中國早期的以農立國，或是西洋的進入原始的工商，首先都是在「求生存」的層次上，謀求吃、衣、住、行的需要上滿足；而在滿足生存的各種條件上，聰明才智高的人，總是挺身而出，解決當時百姓的困境。這情形就在指明：原始社會中，有着服務的人生觀：即是：聰明才智較高的人，替百姓想出了謀生的方法。

當然，百姓的「衣食足」之後，接着來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道德問題，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，成爲「求生存」的課題之上，有了「求仁」的追求；進而開展了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」的道德規範。把「做人」放在「生命」之上，這就是社會道德的定

立，也就是使社會安和樂利的基礎。

在聰明的人肯把自己的能力，用來服務人群時，社會就有了秩序。

但是，拳頭大的人不去打架，却去助人，這需要道德勇氣。社會中一旦缺乏道德勇氣，聰明才智高的人，就要興風作浪，擾亂社會的安寧了。

中國的春秋時代，大吃小、強欺弱的局面，也就暴露出社會的混亂；西洋雅典的奴隸制度，以及殖民政策，也正造成兵荒馬亂，民不聊生的情況。

自然的道德律被破壞了，人爲的道德規範就必需取而代之。這也正是社會混亂、哲學興起的理解。

中國春秋時代的混亂社會，催生了孔子和老子。前者設法重建人際關係的仁愛，後者則致力於個人內心的修養，務使社會能擺脫兵荒馬亂、民不聊生的困境，而回到風調雨順、國泰民安的昇平。

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哲學，老子所創生的道家哲學，都是在針對當時社會的沒落，而提出來的化解之道。

西洋雅典時代由於謀生而開展出的奴隸制度，以及殖民政策，亦都是文化沒落的象徵。可不是嗎？奴隸制度所展示的，原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；殖民政策則在製造民族與民族之間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。這不平等所直接產生的「不平則鳴」，終究導引了社會混亂。

柏拉圖的理想國，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，都是哲學的思考，在給社會提出治本之道。前者落實於「正義」概念，以人類靈魂平等的理論，來駁斥制度的不公；後者以理性的態度，規劃出做人的根本道理。只要人肯接受靈肉二元的說法，只要人肯用理性去生

活，社會秩序應該是井然的，不公不義的事情也就不會發生。

東方的孔子，西方的柏拉圖，都是由於關懷社會，眼見社會混亂，而以無上的智慧，提出了化解之道，同時，召往佈道，周遊列國，到處宣揚正理，務使人類過得幸福，社會獲得太平。

哲學沒落、宗教興起

中國先秦的諸子百家哲學，所開展成的道德理念，並沒有拯救中國沒落的社會。倒是秦始皇、漢武帝等人的方士之術，以及漢代天人感應之說，導引社會走向了煉丹、畫符、算命、看風水的迷信之中。在基本上，這些迷信的核心思想只有一種，那即是認爲自己的命運是由外來的因素所決定，而這外來的原因是可以用方法改變的；方法就如吃長生不老藥可以成仙，長生不死；住戶大門方位準確會發財，名字和生辰八字配合會得功名利祿等。這些名堂其實都把人間世作爲永恒的價值來追求，完全遺忘了先秦時代精神價值的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

佛教的東來，不但賦予了修身的各種方案，更重要的是在理論的層面上，把時間分成三度：前生前世、今生今世、來生來世；然後用一條輪迴的鎖鍊把它們連起來：認爲今生今世的一切，都是前生前世的因緣：前生前世行善，今生今世就有福；反過來，前生前世作孽，今生今世就受罪；依此推論，今生今世的一切，都在決定來生來世。這也正是善惡報應的學說，用來作爲道德實踐的動機。

哲學沒落、宗教興起，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中，的確有充份的證據。佛教東來，是補

足了儒、道的不足，以宗教支持了倫理道德。

在西方亦復如是：柏拉圖周遊列國和孔子一樣，沒有成功，在羅馬取代雅典之後，不但社會沒落，哲學亦墮入享樂主義的桎梏中。適時基督宗教的傳入，的確能用「上帝肖像」的學說，來說明人的靈肉二元，以及說明人人平等的信念，來消弭人與人不平等的奴隸制度，以及民族與民族之間不平等的殖民政策。基督宗教的博愛精神，尤其是它的愛仇誡命，更能使羅馬帝國，放棄其奴役別人的野心。

哲學的信念無法改善社會時，宗教提出了有效的方案。基督宗教的六天工作、休息一天的安息制度，是把握時間的智慧，其城鄉中心的教堂，不但賦予了時間焦點的集會，而且把握了空間定點，制度化的時、空定點，是宗教文化落實的最基本條件。

結語

人類文化的發展，其進化或退化原是以其精神生命而定。就如一個人，絕不因長命

百歲就較有意義，亦不會因為短命而沒有價值，其生命意義和生活目的，才是決定其生命意義的尺度。

原始的科學文明，只在物質層面為人類求生存，開創出謀生之道；可是，道德文明却在物質之上，建立精神的提升尺度。道德的人本精神一旦不足以叫人行善避惡時，就惟有宗教的信仰一途了。

當代人類常以科技發展作為進步的規範，而不知這才是文明的起步。人類心靈幸福與否，遠比擁有科技成果為重；而能推動人類走向幸福的，首推道德與宗教；尤其是在人性遭逢極限時，在人類遭遇到無法超越的阻礙時，也更是智慧考驗的時代。

哲學在這裏，扮演着檢討、反省、批判的工作，它把科技、道德、宗教的各種功能，在社會上的運作過程，都能作全盤的透視，而提醒人類自己如何抉擇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目的。哲學家在關心社會、關懷人類的同時，總是在憂患意識的生命中，培養救人淑世的情操，不但使自己獨善其身，成為君子；還不斷地在作人際關係，希望能兼善天下，而成為聖人。

